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17卷第2期（總第34期）　2020年12月　　頁183-201

【研究紀要】Research Note　　DOI:10.6163/TJEAS.202012_17(2).0006

臺灣文學在越南的譯介：從地方性文學到本土性文學

Transl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Vietnam: From regional literature to native literature

阮秋賢
Thu Hien NGUYEN *

關鍵詞：臺灣文學、越南、譯介、本土性文學、地方性文學

Keywords: Taiwanese literature, Vietnamese, translation, native literature, regional literature

2020 年 3 月 30 日收稿，2020 年 4 月 11 日修訂完成，2020 年 9 月 28 日通過刊登。

* 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文學系副主任 - 博士。
PhD - Vice Dean, Faculty of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Hanoi.

摘要

文化是一片土地的靈魂，而文學確實是認識文化的重要切入點。越南近期對臺灣文學的不斷譯介，從文學作品到文學史著作，都逐漸改變了越南讀者對臺灣文化文學的認識，尤其是增加了對臺灣本土文化的了解。可以說，之前在越南讀者的視野裡，臺灣文化，包括文學在內，是一個相當不明確的概念，臺灣文學更多被視為地方性文學。然而，隨著臺灣文學翻譯成果的不斷增加，臺灣文學中所體現的文化本土精神卻逐漸引起越南讀者的注意。這使得越南對作為獨立體系的臺灣文化文學的認可打下非常好的基礎，期待將來臺灣文化文學會成為越南學術界的重要研究對象。本論文將通過在越南近期譯介的文學作品和文學史著作等文學譯介現象來討論越南讀者對臺灣文學的接受如何從地方性的認識轉移到對本土性的關注。

Abstract

Culture is the soul of a nation and literature can shed light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a nation’s cul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ransl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literary works in Vietnam, and how it has shifted the Vietnamese readers’ percep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Previously, Taiwa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were only vaguely perceived, and often viewed as regional literature by Vietnamese readers. However, Taiwa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increasingly translated in Vietnam in the recent years. This gradually shifts the Vietnamese readers' perception of Taiwanese culture, bolstering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s native literature. With the increasing presence of translated literary works in Vietnam, the culturally distinct native spirit embodied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Vietnamese readers. As such, Taiwanese literature is being recognized as an independent literary entity in Vietnam. On this basis, we anticipate that Taiwa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the Vietnamese literary academia that is worth exploring.

文化是一片土地的靈魂，而文學確實是認識文化的重要切入點。越南近期對臺灣文學的不斷譯介，從文學作品到文學史著作，都逐漸改變了越南讀者對臺灣文化文學的認識，尤其是增加了對臺灣本土文化的了解。可以說，之前在越南讀者的視野裡，臺灣文化，包括文學在內，是一個相當不明確的概念，臺灣文學更多被視為地方性（地區性）文學。然而，隨著臺灣文學翻譯成果的不斷增加，臺灣文學中所體現的文化本土精神卻逐漸引起越南讀者的注意。這使得越南對作為獨立體系的臺灣文化文學的認可打下非常好的基礎，期待將來臺灣文化文學會成為越南學術界的重要研究對象。本論文將通過在越南近期譯介的文學作品和文學史著作等文學譯介現象來討論越南讀者對臺灣文學的接受如何從地方性的認識轉移到對本土性的關注。

為了能夠清楚地觀察到越南讀者對臺灣文學的接受觀念的改變，我們對在越南的臺灣文學研究動態和臺灣文學譯介的兩個領域同時進行具體的考察，並且深入探討在這兩個方面當中都發生了如何的變化並體現了如何的發展趨向。我們發現，在臺灣文學研究領域中，越南學者對臺灣文學的研究觀念從將之視為地方性的文學體系逐漸改變為獨立性的文學體系。在文學作品翻譯方面，從對大眾文學的關注轉向對菁英文學的重視。這兩方面的同時變化反映了越南接受者對臺灣文化文學的本土精神的全新認識。

壹、臺灣文學研究觀念的變化：從地方性文學到獨立性文學

在越南學術研究領域中，「臺灣文學」曾經是一個相當陌生的概念，主要是因為越南學界對之了解不多。有關臺灣文學的研究著作、論文都非常少見。然而考察一些相當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後，我們仍找到有關的闡述內容。

阮獻黎（Nguyen Hien Le）[1]的《現代中國文學》可以說是比較早的一部提到臺灣文學體系的中國文學史。這本書最初名為《現代中國文學 1898-1960》分成兩冊，首次出版於一九六九年，後來作者將兩冊合並為一並再版於一九九三年。在二十世紀期間，這是越南的第二部專門寫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著作。第一部是鄧臺梅（Dang Thai Mai）[2] 的《中國現代文學略史》（第一冊 1919-1927）[3] ，事實出版社出版。在鄧氏的文學史著作當中，完全沒有提到臺灣文學。

在阮獻黎的文學史專著當中，他用相當的部分內容討論到所謂「臺灣文學」。他的專著分成五個部分，前面四部分討論到一個整體性的中國文學發展歷史，最後一部分，將華陸[4]之內和（華陸之外的）臺灣區別開來討論其文學發展和創作情況。按這個分類邏輯來講，臺灣文學應該被看作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文學的分支。有關臺灣文學的這一部分內容的撰寫，據阮獻黎的解釋，他是參考了夏濟安所寫的內容。這些內容是屬於由夏自清撰寫的《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的附錄部分。

據阮獻黎的介紹，我們了解到臺灣文學的發展情況的幾個特點。第一，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八年，臺灣文學的發展相當寂寞，跟當時的越南南部的文學氣氛是差不多。國家政權者不關心文學的發展，不鼓勵文學的創作活動，文學家想些什麼政府都不管。第二，在創作方面，主要體現在詩歌的創作和小說的創作的成果，戲劇不知道是否在臺灣有所發展。然而，無論在詩歌還是小說創作方面，創作者基本上都脫離現實，他們就沉醉於

1 阮獻黎（1912-1984）是越南的著名文學家、翻譯者以及研究者。他的一生撰寫了大約120部書，涉及到各種跟歷史、文化、文學有關的領域。

2 鄧臺梅（Dang Thai Mai, 1902-1984）是越南著名的教育家、文學研究專家、文學家，在越南的中國文學譯介與研究領域中是一個重要人物。鄧臺梅曾經擔任「越南文藝會」主席，越南文學研究院的首位院長，教育部部長。他被越南文學界普遍認為是第一位介紹中國現代文學到越南的學者。他的主要貢獻體現在魯迅、曹禺作品的譯介與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教材的編寫，以及參與指導、組織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的譯介工作。鄧臺梅曾經擔任「越南文藝會」主席，越南文學研究院的首位院長，文學書版社經理、教育部部長。

3 這部文學史計劃編寫兩冊，第二冊 1927-1947 最終尚未完成，不曾出版。

4 「華陸」是阮獻黎的用詞，即「中華大陸」、「中國大陸」的意思。

自己幻想的個人世界，並且滿足於個人的精神感受。第三，在批評研究方面，中國古典文學以及西方文學的研究很少得到人們的重視。

在介紹臺灣文學的代表作家作品時，阮獻黎提到姜貴的《旋風》和張愛玲的創作。很有意思在於，雖然阮獻黎明明知道張愛玲是香港作家，但他還是把張愛玲列入臺灣文學的創作隊伍。他這樣表達：「反而，在臺灣，氣氛很安靜；政府不關心到文藝，而文藝者也厭煩、脫離現實、沉醉於夢幻，他們幾乎沒有理想。十年期間，從 1949 年到 1959 年，有價值的文學只有姜貴的一部作品以及張愛玲的幾部作品，可是張愛玲是生活在香港。」[5]

在該書第四四五頁的注釋內容裡面，阮獻黎有簡單的介紹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七年的臺灣文學情況。總體上來講，阮獻黎認為這段時間的文學發展跟前面階段還是沒有任何進步。小說方面最受歡迎的是小說家瓊瑤的創作，但有才華的作家要提到白先勇、水晶、歐陽子等人。詩歌方面有葉珊、方莘等。詩歌裡最常見的是死亡、戰爭、性愛、現代生活的憂愁、機器時代當中失去了自我等主題。戲劇沒有任何成就。

總而言之，通過阮獻黎的著作，我們了解到在作者的觀點看來，中國現代文學自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是分成兩大部分，即中國大陸文學和臺灣文學。臺灣文學這個體系裡面是包括了香港文學，因此，作為香港作家的張愛玲也被列入臺灣文學作家隊伍。

跟阮獻黎的觀點比較接近是出版於兩千〇四年的《文學詞典新版》編寫者的觀點，體現在兩點（一）把臺灣作家歸類在中國作家名義之下，（二）把香港作家視為臺灣作家。長達兩千三百多頁的《文學詞典新版》目前在越南是規模最大的一部文學詞典。在主編杜德曉（Do Duc Hieu）[6]教授的主持下，有一百二十八位專家學者參與了該詞典的編寫工作，可見這部詞典完全能夠反映了越南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文學詞典新版》裡收入

5 阮獻黎：《中國現代文學》（河內：文學出版社，1989 年），頁 471。

6 杜德曉（1924-2002），越南著名的文學教授，曾在越南教育部、越南河內國家大學前身的綜合大學工作，研究方向包括三個領域：西方文學、法國文學研究，越南文學史研究與文學詞典編寫，越南現代文學理論批評。

了所謂「臺灣文學」的三位作家包括金庸、賴和和瓊瑤。其中，也許是因為「一九七六年金庸的武俠小說正式在臺灣出版」[7]，所以香港作家金庸被視為臺灣文學的代表。賴和被介紹是「臺灣現代文學之父」、「賴和的詩文就像他的人格一樣，富有民族、人本、有愛精神」[8]。從有關瓊瑤的介紹內容中我們看到一位大眾文學代表的描述，編寫者強調「遷移到臺灣以後，雖然生活很困難，她仍堅持寫作，只需要三、四個月就能完成一個長篇。她的長篇、短篇小說常被改編成電視劇。因此，在臺灣只有少數作家能以文為生的時候，她就能因靠文學寫作而變得富裕起来」，「瓊瑤小說在國內外廣泛流傳，對年輕人尤其是年輕女孩產生影響。主要原因是因為瓊瑤了解青年男女的夢幻心理」[9]。

黎輝蕭（Le Huy Tieu）[10]在越南的中國文化文學研究領域中是一位著名學者。他在對中國大陸文學發展的關注的同時，也注意到臺灣文學的情況。他對臺灣文學的介紹主要是通過大陸研究專著、文學史教程、學術論文等資料來進行了綜述。他的主要論文有〈中國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情況〉、〈中華大陸的「瓊瑤熱」〉（收入《對中國文化、文學的新感受》專著，二〇〇四年），〈臺灣的鄉愁文學〉（《中國研究雜誌》二〇〇六年第一期）等。通過他上述論文的介紹，我們了解到有關臺灣文學的幾個方面：

首先，在黎輝蕭的觀點看來，臺灣文學似乎是中國的一種海外華文文學，所以他在文章當中表示「認真研究臺灣現當代文學很有意義。這將把兩岸的距離拉近，從而促使國家統一的願望快速變成現實」[11]。通過對中國的臺灣文學研究情況的觀察，他認為這為越南提供了可以借鑒的經驗，即

7 杜德曉（主編）：《文學詞典新版》（河內：世界出版社，2004 年），頁 754。
8 杜德曉（主編）：《文學詞典新版》（河內：世界出版社，2004 年），頁 799。
9 杜德曉（主編）：《文學詞典新版》（河內：世界出版社，2004 年），頁 1487。
10 黎輝蕭教授出生於1935年，曾在越南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文學系工作。從二十世紀60年代開始關注中國文學的動態並在三個方面有了貢獻，即文學研究、文學批評和文學翻譯。研究方面，他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階段文學，尤其是魯迅研究；在批評和譯介方面，基本上都把目光投入在80年代後的各種文學現象。
11 黎輝蕭：〈中國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情況〉收入黎輝蕭：《對中國文化、文學的新感受》（河內：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14。

越南該以寬容的視野來對待海外文學，將進步性的文學成就向國內介紹並研究以便豐富了越南文學的發展面貌。

其次，黎輝蕭的論文對臺灣文學提出幾點總結：一、臺灣現代文學是在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影響下發展起來。這部分文學反映了抗日的斗爭過程，體現愛國精神，民族傳統以及反帝反封精神。二、臺灣當代鄉土文學繼承並堅持了現實主義傳統，以暴露、批判臺灣社會的醜陋現象，向貧民表示同情與愛惜作為主要特征。三、鄉愁文學是臺灣的重要文學思潮，它體現了臺灣人對在祖國的愛戀以及對遠方的親人的思念。在國外尤其是在美國的華人作家同樣也唱著「流浪孩兒的悲歌」。四、臺灣當代文學當中，除了一些受著西方不健康的影響的作品，仍然向著健康、進步、愛國精神的方向發展。

對於臺灣的鄉愁文學的發展，黎輝蕭表現特別的關注。在二〇〇六年，他專門寫了一篇論文為〈臺灣的鄉愁文學〉並發表在《中國研究雜誌》上。通過論文的內容，黎輝蕭認為鄉愁文學是臺灣的重要文學思潮。在臺灣的文學體系當中，雖然存在著許多像五十年代的反共文學，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文學，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近期的社會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等創作思潮，但鄉愁文學始終是一個不曾中斷過的文學創作思潮。據論文的內容，鄉愁文學在一九四九年前與後的發展基本上有著共同的特徵，主要體現在於對中華民族文化傳統的驕傲，張揚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仁義因素，表達海外華人作家對祖國、對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底的嚮往。鄉愁文學發展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環境中，雖然也吸收了西方文化因素，但從形式和內容上仍然保留著民族色彩。臺灣的鄉愁文學是具備進步性，體現愛國精神的文學思潮，它在中國兩岸距離的拉近付出重要的貢獻。

二〇一一年，在《東北亞研究》雜誌第六期上發表一篇值得注意的論文，即何文兩（Ha Van Luong）[12]的〈越南對臺灣文學接受的若干問題〉。論文作者對「臺灣文學」這一概念內涵進行相當明確的論述。他認為臺灣是一個獨立的文學體系，甚至認為是屬於一個獨立國家的文學體系。臺灣

12 何文兩出生於 1954 年，順化大學下屬科學大學語文系教授，主要專業為外國文學研究。

文學的地位與俄羅斯、美國、法國、日本、韓國、朝鮮、東南亞各國，甚至包括中國等各個國家的文學完全是相等並列關係。何文兩的論文分成三大部分內容來概論臺灣文學總體發展面貌，在越南的臺灣文學譯介以及越南的臺灣文學研究。

何文兩與前面兩位研究者的觀點有明顯的不同在於他對臺灣文學的觀察不僅僅圍繞著現當代時期而是從十五世紀開始論述起。他認為，由於臺灣曾經是荷蘭（1624-1661），中國清代（1661-1895）以及日本（1895-1945）的殖民地，所以臺灣文化是深受這三大國家文化的影響。臺灣文學史的發展進程經過不同階段，包括民間文學、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的古代文學、二十世紀初開始的近現代文學以及當代文學。

關於在越南的臺灣文學譯介情況，何文兩集中介紹了三位代表作家的譯介狀況，包括瓊瑤、古龍和林語堂，他認為這是在越南被譯介得最多的三位臺灣作家。對於越南的臺灣文學研究方面，何文兩明顯指出臺灣文學的「研究批評工作是非常有限，論文數量極少」[13]，「大部分論文集中論述到瓊瑤這位作家」[14]。隨著越南和臺灣雙方的學術交流活動的不斷加強，越南學者對臺灣問題包括臺灣文學研究越來越重視，這引起了有關臺灣文學研究論文也不斷增加。

何文兩的文章當中，有幾點值得我們關注：第一，作者認為臺灣是個獨立的國家，所以臺灣是有自己的文學傳統，自己的文學史發展。何文兩的觀點與其他研究者不同在於，他不僅停留在對臺灣現當代文學的觀察，而且還進一步給越南讀者提供了一個對整個臺灣的文學史發展的概況。第二，他把一些目前被大部分中國大陸學者和越南學者認為是中國作家的林語堂看是臺灣作家。這一點值得進一步討論。第三，何文兩在提到越南的臺灣文學研究情況的時候，尤其強調越南臺灣合辦的幾場學術研討會，他認為這是促使越南臺灣之間的互相了解的橋樑，也促使了越南的臺灣文學

13 何文兩：〈越南對臺灣文學接受的若干問題〉，《東北亞研究》第 6 期（2011 年 6 月），頁 75。

14 何文兩：〈越南對臺灣文學接受的若干問題〉，《東北亞研究》第 6 期（2011 年 6 月），頁 75。

研究的發展以及擴大研究範圍的重要渠道。何文兩的文章雖然體現了越南研究者對臺灣文學問題的新觀念，但當時這種聲音還是很薄弱，不太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二〇一六年，在去世前一年，越南著名學者、著名翻譯者范秀珠教授（Pham Tu Chau）[15] 在越南的《作家與作品》雜誌第十六期發表了一篇文章專門介紹臺灣文學史，名為〈臺灣文學 50 年的概況〉。這是她接觸葉石濤的《臺灣文學史綱》後寫出來的文章。該文章體現越南學者對臺灣文學研究的觀點的明顯改變，不再把臺灣文學看作是中國大陸文學的一個分支，甚至還認為這兩者卻有相等水平的文學發展。范秀珠表示：「從很久以前，臺灣的輿地、文化、社會形態的發展都繼承了中原漢族人的傳統。明末時期，沈光文抗清失敗後移到臺灣並把古典文學種子播於此地。經過兩百年種養，到清末，臺灣古典文學開始開花結果，文學創作達到和大陸古典文學一樣的水平」。[16] 在該文章中，范秀珠不僅一次強調中國大陸和臺灣在文化、文學方面的不相同之處：「經過荷蘭、西班牙、日本的侵略和統治後，臺灣曾經是'漢、番雜居'的移民社會，因此生活模式和民情發展不同於中國大陸社會。尤其是經過 50 年日治時期和 50 年光復時期，在完全隔離於中國大陸的背景下，臺灣接受了歐美和日本的文學精華並且逐漸形成相當明顯的自主性格」。[17] 在該文章的最後部分，范秀珠教授翻譯了五個短篇小說包括李桐豪《養狗指南》、郭強生的《女屋》、蔡素芬的《漁夫》、李家沂的《尺蠖》、盧慧心的《一天的收獲》。

15 范秀珠在華語文學譯介領域中是一位重要的女譯家。她出生於1935年，從1959年到1999年在文學研究院工作。潘秀珠是越南古代文學研究和越中古代文學關係研究領域中的專家。退休後專心從事華語文學翻譯的工作。范秀珠的翻譯領域是從古代到當下的中國文學作品。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範圍內，潘秀珠主要譯介了80年代後作家的作品， 如賈平凹、馮驥才、王朔、劉震云、王蒙、李銳等。除此之外，她還翻譯了巴金、沈從文、宗璞等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與文學譯介的同時，范秀珠也在學術期刊上發表有關中國80年代後文學的發展情況的論文，例如：《最近十年中國文藝批評情況簡略》（《文學研究雜誌》1991年第1期），《90年代中國小說》（《文學研究雜誌》1999年第10期），《中國先鋒小說的誕生、蓬勃和沈靜》（2003年第12期）等。

16 范秀珠：〈臺灣文學50年的概況〉，《作家與作品》第16期（2016年3-4月），頁122。

17 范秀珠：〈臺灣文學50年的概況〉，《作家與作品》第16期（2016年3-4月），頁123。

二〇一七年年初，范秀珠教授過世。一年之後，於二〇一八年，以范秀珠教授的翻譯為主的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譯本就在越南出版並引起了越南學者的關注。該書的序文當中，越南著名理論家陳廷史教授（Tran Dinh Su）[18]做出這樣的評論：「越南人很熟悉中國文學，但對臺灣文學很少知道。這不僅是因為臺灣文學才有 400 年歷史並最近 60 年才開始興起，而且是因為越南人一般將臺灣和廣西、雲南那樣的視為中國的一個地區，而完全不了解臺灣人民在歷史長河中悲哀而自強的經歷」。[19] 陳教授在論述中明顯強調臺灣和中國大陸在各方面的同等關係：「在和中國大陸分開的一百年裡，臺灣自己經歷過歷史的不斷變遷並朝著歐美、日本等國家的方向去發展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語言、文學。臺灣文學史就在那樣的歷史長河中形成與發展的」。[20] 對臺灣文學的研究觀念有如此的改變，跟臺灣文學翻譯直接有關係。若沒有臺灣本土性的文學史著作的譯介，越南研究者難以有機會接觸到臺灣本土學者的看法。

上述研究情況的概括讓我們明顯看出，越南學術界對臺灣文學的研究觀念逐漸從將其視為中國文學系統的分支，到對臺灣文學的獨立發展開始有了新的觀察。這改變首先跟研究者本身有機會接觸到臺灣本地資料有直接關係，再下來那些資料逐漸被譯介成越南語並在越南傳播開來以後，為更多的越南（不懂華語的）研究者和讀者提供了不同視角，讓他們對臺灣文學產生了新的認識。

18 陳廷史出生於 1940 年，越南文學理論研究領域中的領先人物，為越南 20 世紀以來的文學理論發展付出很大的貢獻。20 世紀 60 到 80 年代期間他曾經在中國大陸、俄羅斯留過學並於 1980 年在俄羅斯獲得文學博士學位。陳廷史教授退休前在河內師範大學語文系工作，擔任過該系的系主任、文學理論教研室主任。通過文學理論這個切入口，越南、俄羅斯、中國等各國的不同文學現象都成為他所關注的研究對象。

19 陳廷史：〈序文〉收入范秀珠、陳海燕、裴天臺、黎春開譯，葉石濤著：《臺灣文學史綱》（河內：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IX。

20 陳廷史：〈序文〉收入范秀珠、陳海燕、裴天臺、黎春開譯，葉石濤著：《臺灣文學史綱》（河內：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IX。

貳、臺灣文學作品翻譯的趨向：從大眾化文學到菁英文學

至少在二〇一七年葉石濤、吳晟等臺灣重要菁英作家的作品被譯介到越南之前，瓊瑤正是越南讀者眼裡最著名也是最受歡迎的臺灣文學作家。何文兩在〈越南對臺灣文學接受的若干問題〉中提到，「到目前越南已經出版了（包括再版）將近 30 部長篇、中篇小說 以及由 40 多部短篇收集而成的三部短篇集」[21] 。何文兩文章也做了相當詳地介紹瓊瑤的譯介情況。有意思的是，雖然瓊瑤小說有如此之多的作品在越南被譯介，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任何一部研究瓊瑤作品的學術專著。在越南的權威性學術期刊上也似乎難以看到相關內容的研究論文。這就說明了這個文學現象其實尚未獲得越南的學術界、文學界相應的關注和重視。

那麼在越南文壇上，越南文學界已經讀到哪些臺灣文學作品呢？在這部分內容裡，筆者首先將關注點放置在考察越南《外國文學》雜誌如何對臺灣文學進行譯介。這到底有何意義呢？首先要強調的是，《外國文學》雜誌是越南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創刊於一九九六年，每雙月出刊一期（有一段時間從二〇一〇年至二〇一二年以月刊形式出刊）。在二〇一三年七月這份刊物結束了其十七年的獨立存在並結合於《作家》雜誌改成《作家與作品》雙月刊。 在《外國文學》雜誌上專門登載外國文學作品以及有關外國文學的研究批評。《外國文學》雜誌可以視為越南學術界在外國文學研究方面最有學術分量、最有權威性的期刊之一。其他期刊就是《文學研究雜誌》，但該刊是涉及到文學研究的各種領域，各種方面，外國文學研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麼在《外國文學》雜誌上所出現的有關臺灣文學的譯介現象就是反映了越南學術界、創作界對臺灣文學的基本認識以及關注程度。

在十七年發展歷史中，《外國文學》雜誌是比較晚才關注到臺灣文學，主要譯介三毛作品以及一系列臺灣作家的微型小說，似乎還沒有涉及到臺

21 何文兩：〈越南對臺灣文學接受的若干問題〉，《東北亞研究》第 6 期（2011 年 6 月），頁 73。

灣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等內容。在這裡也特別強調，雖然瓊瑤作品的譯介活動在大眾文化環境中是相當活躍，但卻不曾出現在這份雜誌上。

二〇〇三年，在《外國文學》雜誌第一期上，著名的翻譯者范秀珠在介紹三毛的文學創作後同時翻譯了她的六部短篇、散文以及〈 三毛寫給賈平凹的信〉 。六個短篇、散文包括：《秋戀》、《雨季不再來》、《月河》、《沙漠中的飯店》、《沙漠觀浴記》、《娃娃新娘》。這些作品原著的來源都摘選於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三毛全集》（中國廣東旅遊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二〇一一年，《外國文學》雜誌在「文」欄目中介紹了「中國微型小說」，其中譯介了十七位作家的十八部作品。除了大陸作家以外，翻譯者標注有六位來自於臺灣的作家作品包括：吳淡如的《父責》、紀大偉的《早餐》、林清玄的《送一輪明月》、張德寧的《抹尸》、郭麗華的《化妝舞會》、羅燕如的《紅燈》。除了說明是「臺灣作家」以外，似乎沒有任何相關介紹，因此越南讀者無法辨析作家作品的年代，無法分清這些作家是年輕還是中年作家，他們在臺灣文學史上到底有如何的貢獻和如何的地位。若對臺灣文學有一定的了解，我們就不難發現六十年代出生的吳淡如是臺灣暢銷作家，紀大偉是七十年代出生的、目前在臺灣文壇上獲得作家與學者的雙重身份。然而，林清玄卻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中年散文作家，他曾經獲得臺灣的各種文學大獎。張德寧更加特別，其實他並不是臺灣作家，而是中國湖南湘潭市作家協會的文學家。由於他的作品，主要是短篇小說基本上都在美國、臺灣等中國大陸外地出版，所以被誤認為臺灣作家。

從上述對《外國文學》雜誌譯介臺灣文學的具體考察，我們從另外一個視角觀察到越南學術界、文學界對臺灣文學的了解的基本情況：第一、越南譯者基本上都是通過在大陸出版的作品而接觸到臺灣文學。第二、越南譯者基本上不了解臺灣文學史的發展情況，所以在譯介作品的時候，都忽略了對作家及其文學史地位的介紹，此外，選擇作家作品來譯介的時候還是相當隨意，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受到現代傳媒的影響。第三、無論是圖書市場裡的瓊瑤作品的大量譯作的出版，還是三毛在《外國文學》雜誌上的專題性譯介，都無形中把女性文學推到臺灣文學結構的中心地位，形成

了在越南讀者視野裡臺灣文學發展具備了女性寫作傳統的重要特點。也就這兩位作家在越南的譯介，又另外體現了一種以大眾文化的價值取向作為接受標準，反映了臺灣文學的大眾化發展傾向。這又結合於當時在越南的臺灣網絡文學、臺灣偶像電視劇等各種大眾文化文學類型的廣泛傳播，就更進一步加強了越南接受者視野中臺灣文學的大眾化發展傾向。

二〇一六年、二〇一七年是臺灣文學在越南的翻譯發生了變化。前身為《外國文學》雜誌的《作家與作品》從二〇一三年下半年開始了自己的新生命。該雜誌的宗旨自稱為「越南作家協會的創作、批評理論和文學翻譯的雜誌」，其中設了「作家與時代」、「筆記、報告文學」、「批評小論」、「新作」、「『作家與作品』推薦」、「作家與文學崗位」、「作家看書」、「外國文學」、「文學、事件與評論」等欄目。除了圖書出版的途徑以外，在該雜誌上的外國文學翻譯仍然體現了越南學術界對外國文學發展的關注的動態。就上文所提，在《作家與作品》二〇一六年三、四月第十六期上，范秀珠教授翻譯了五位臺灣作家的作品，而在每一篇短篇之後都對作家們做了詳細的介紹。他們分別是李桐豪、郭強生、蔡素芬、李家沂、盧慧心。將這一批出生於二十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當代作家介紹給越南讀者，從中越南讀者能夠了解到的信息是多方面的，比如臺灣文學的各種文學獎項，臺灣當代生活的場景，而這一切的背後就是臺灣這片土地獨有的本土精神。尤其是作為多年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著名翻譯者范秀珠在介紹這些臺灣文學作品時卻明確表達：「我翻譯這些作品的時候，感覺是進入了一個完全新鮮的中文小說世界，包括從作家們的思維方式、感受方式到描繪與寫作風格以及人物形象塑造」[22]。范秀珠的這番話在某種程度上是有了非常重要的導讀意義，讓越南讀者在進入臺灣小說世界時將為自己準備了不同的接受心態。

二〇一七年和二〇一八年連續兩年，臺灣菁英文學的兩位重要作家葉石濤和吳晟的代表作先後被翻譯成越南語並通過越南文學界中最重要的出

22 范秀珠：〈臺灣文學 50 年的概況〉，《作家與作品》第 16 期（2016 年 3-4 月），頁 127。

版社（文學出版社[23]）的推薦而在越南文壇上亮相。兩次新書發表會都引起了越南社會、越南媒體的關注，許多報刊都對這個活動做了報導，其中「臺灣精神」、「臺灣本土文化」等主題都成為其中關注點。有一點要強調的是，除了一般綜合性的報刊以外，越南作家協會主管的《文藝報》[24]也關注臺灣文學翻譯動態。二〇一九年一月五日《文藝報》第一、二期上發表一篇名為〈甜蜜的那些負荷〉的文章，作者是文學院副院長阮友山教授。他文章是這樣開頭：「臺灣作家吳晟的詩文雙重奏，《甜蜜的負荷》（阮秋賢、阮青延譯，河內：文學出版社，200 頁）受到相當熱烈歡迎。為何一部那樣『多半記錄少半敘事』，傳記和詩歌同時兼備的作品在內容上僅圍繞著平淡的農村生活卻如此受到那麼高的評價和認可?」[25] 。阮友山就圍繞著那樣的問題一步一步在文章中進行不同方面的解答。他表示：「可以看到貫穿吳晟一生創作的主題，正是他對生態環境的擔憂。越珍愛故鄉的美景和安詳，他越擔憂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人生正受到若干直接影響。正因為如此，一位老人從具體的村莊發出來的真誠告誡卻產生了典型性和全球性，代表了正在發展的國家及亞洲地區國家正在面對的生態環境問題。這也是吳晟作品中的內在人文精神，讓他作品能夠引起互動及產生廣泛的影響力」[26] 。最後在結論部分，阮友山認為：「實際上，最重要的就是吳晟作家對臺灣故鄉、臺灣土地的責任、真誠、勇敢的精神，從而引起世界讀者，尤其越南當今讀者的共鳴」[27] 。

23 「文學出版社」成立於 1948 年，有 70 年多發展的歷史，是越南在文學出版領域中最重要的單位之一。「文學出版社」是越南國家文化體育和旅遊部的直屬單位。出版社的各代經理大多數是越南著名作家，著名文學研究專家，例如著名作家蘇淮、金鄰，著名詩人阮廷詩、農國振，重要學者鄧臺梅等等。「文學出版社」主要出版越南從古代到現在最優秀的文學作品，世界文學重要作品，基本上越南和世界最重要的、最經典的文學作品都在該出版社出版。

24 「文藝報」的前身是一月兩期的「前鋒雜誌」，創刊於 1945 年 11 月 10 日。1948 年改為「文藝雜誌」，每月出刊一到兩期。1963 年 5 月 3 日正式成為現在的「文藝報」。「文藝報」先直屬越南文學藝術聯合會，後來由越南作家協會管理。該週報登載文學新作、文學批評、文學藝術動態等內容，基本上反映了越南文學界的立場和觀點。

25 阮友山：〈甜蜜的那些負荷〉，《文藝報》第 1-2 期（2019 年 1 月 5 日），頁 41。

26 阮友山：〈甜蜜的那些負荷〉，《文藝報》第 1-2 期（2019 年 1 月 5 日），頁 41。

27 阮友山：〈甜蜜的那些負荷〉，《文藝報》第 1-2 期（2019 年 1 月 5 日），頁 41。

二〇一八年，陳建成《臺灣英雄傳之決戰西拉雅》越南文版通過世界出版社的出版而在越南問世。這就讓越南讀者更認識到臺灣原來除了用華語做為文學創作的語言之外，也用了臺語來寫作。《決戰西拉雅》以臺灣本土歷史和地理為背景，將故事場景設定在臺南以東大武隴一帶的偏僻山區，講述平埔族西拉雅與漢文化之間的異同情趣。這部作品由詩人陳建成通過田野調查後將資料轉換為創作媒材，並以布袋戲實際演出。《決戰西拉雅》以臺語為創作語言和以布袋戲為演唱形式，這些因素讓該作品在越南文壇上的出現體現出極具臺灣本土化的創作風格。

二〇一九年年底，金門文學代表作家陳長慶的重要作品被翻譯成越南語，可以說是臺灣文學本土性的再度深化。如果說葉石濤的小說集《葫蘆巷春夢》讓越南讀者相當全面了解到臺灣世代的歷史變局、臺灣民眾的苦難與辛酸的經歷、臺灣社會的多種族風貌等等。通過吳晟詩文雙重奏《甜蜜的負荷》，越南讀者在看到臺灣當代社會正要面臨的種種危機的同時，又深刻感受到臺灣人對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故鄉如此真愛、如此擁有維護它、關懷它的使命感。陳建成《臺灣英雄傳之決戰西拉雅》又告訴越南讀者另外一個情況，原來除了華語之外，臺灣作家還用了臺語來進行文學寫作。那麼，陳長慶的短篇小說繼續為越南讀者畫出一個不同的文學空間，即金門島上極其平凡的故事。貫穿了陳長慶小說集的主要精神是表達了作家對人格的崇敬和嚮往。正是因為這一種精神而形成了陳長慶小說的閱讀魅力。在陳長慶小說集的最後面，文學理論家黃如方教授（Huynh Nhu Phuong）[28]在「跋文」部分發表感想：「作為陳長慶文學的讀者並來自遙遠的南方的我，雖然對中國文學很熟悉但對臺灣這片經歷許多風波的土地上的文學卻有些陌生，對命運艱難的金門島上作家們的文學創作更不了解。我不敢自認為陳長慶先生的文學知音，我只是覺得自己很榮幸得以欣賞這些作品，就像在欣賞『一種現象、一道風景』（黃克全作家之語）一樣，既陌生又親近，可以在此寄託自己的一些心思。」[29]...「對於我個人來講，

28 黃如方出生於 1955 年，越南南部重要文學理論家。1990 年在俄羅斯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目前在胡志明國家大學下屬社科與人文大學文學系工作，曾擔任該系的系主任，目前擔任該系文學理論與批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為文學理論與美學理論，越南現代文學批評與研究。

29 黃如方：〈來自南方的回音（跋文）〉，收入陳長慶著，李光長等人譯：《陳長慶短篇

這部作品集不僅為我對一個與我故鄉擁有類似沉淪命運的地方推開新認識的那扇門，而且就如在越南和臺灣都深受了解的中國現代美學家朱光潛所言，還帶來了一種由語言藝術的吸引力所產生的美感經驗」。[30]黃如方教授的評論同樣告訴我們一個事實，即臺灣文學的自身價值和本土意義開始被越南學者們關注起來，不再是他者的框架之下的被認識了。

通過上述情況可見，近期臺灣文學在越南的翻譯趨向已經從對大眾文學的不斷介紹轉向對菁英文學的關注和重視。短短在三年內，臺灣文學在越南獲得前所未有的豐富面貌。從文學體裁來講，從原來僅僅集中譯介小說到現在臺灣文學的不同創作形式，包括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文學體裁，都給越南當代讀者提供多方面的了解。從文學發展特徵來看，過去臺灣文學往往被看是中國大陸的一個文學分支並體現大眾文學的活躍發展狀態，到現在，菁英文學逐漸獲得重視，臺灣本土性文化獲得相當充分的展現。越南讀者通過文學翻譯了解到臺灣自主的歷史發展，臺灣當代社會生活動態，臺灣多種語言、多元文化、多民族的特點，臺灣人對島嶼和土地的熱愛和珍惜等等，這一切可以說從本質上改變了越南讀者對臺灣文化文學的看法。雖然一切都正處於初步階段，但這樣的翻譯發展趨向都給越南接受者增加了對臺灣文學的本土精神的認識。

參、結語

近年來越南和臺灣的文化關係不斷加強與深化，增進了雙方學術界的互相了解。臺灣人文社科問題包括臺灣文學翻譯與研究都發生許多變化，其中臺灣文化文學已經初步獲得越南學術界、文學界的關注與重視。目前越南接受者（包括研究者，翻譯者以及讀者在內）對臺灣文化文學的了解已經增加新的認識，尤其是對臺灣本土精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越南學者

小說集》（胡志明：文化文藝出版社，2019 年），頁 247-248。

30 黃如方：〈來自南方的回音（跋文）〉，收入陳長慶著，李光長等人譯：《陳長慶短篇小說集》（胡志明：文化文藝出版社，2019 年），頁 252。

對臺灣文學體系的研究觀念從將之視為地方性文學逐漸改變為獨立性文學。文學作品的翻譯趨向體現了越南讀者對臺灣菁英文學的越來越重視。

然而，這一切開始仍然需要繼續加強。從越南的接受背景來看，可以從三個層面入手。首先，文學作品譯介仍然要放在首要位置。臺灣學界要繼續通過越南翻譯者這個橋梁向越南讀者介紹更多的具備文學史地位和審美藝術價值的作家作品，讓越南讀者有更多機會來全面了解臺灣文學。其次，在文學史理論層面，需要有更多的由臺灣學者編寫的臺灣文學史著作，或文學史研究論文被翻譯成越南語。這讓越南學界有機會接觸到臺灣學術界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最能體現臺灣學術立場的研究觀點以及最新的學術動態。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對「臺灣文學」這一核心概念進行了具體的、深入的討論和界說，其中要突出臺灣文學的本土特徵。最後，在研究批評層面上，在翻譯臺灣研究者的文學史著作、學術論文的同時，需要加強臺灣文學與越南文學的比較研究，引起更多的越南學者，臺灣學者共同參與了這個研究領域。

引用書目

近人文獻

何文兩 HA,Van Luong

2011 〈越南對臺灣文學接受的若干問題〉，《東北亞研究》第 6 期（2011 年 6 月），頁 70-77。

"Issues on recep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Vietnam",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Vol.6 (June, 2011), pp.70-77.

杜德曉（主編） DO,Duc Hieu (eds.)

2004 《文學詞典新版》（河內：世界出版社，2004 年）。

Dictionary of Literature (new edition) (Hanoi: The Gioi Publishers, 2004).

阮友山 NGUYEN, Huu Son

2019 〈甜蜜的那些負荷〉，《文藝報》第 1-2 期（2019 年 1 月 5 日），頁 41。

"The sweet burdens", *Literary Gazette*, Vol.1-2, Jan. 5, 2019 , pp.41.

阮獻黎 NGUYEN, Hien Le

1989 《中國現代文學》（河內：文學出版社，1989 年）。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anoi: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9).

范秀珠 PHAM, Tu Chau

2016 〈臺灣文學 50 年的概況〉，《作家與作品》第 16 期（2016 年 3-4 月），頁 122-169。

"An Overview of Fifty Years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Writers and Literary works*. Vol.16 (March-April, 2016), pp. 122-169.

陳廷史 TRAN, Dinh Su

2018 〈序文〉收入范秀珠、陳海燕、裴天臺、黎春開譯，葉石濤著：《臺灣文學史綱》（河內：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IX-XII。

"Preface", in Pham Tu Chau, Tran Hai Yen, Bui Thien Thai and Le Xuan Khai (translate), Ye Shitao (ed.), *A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8), pp.* IX-XII.

黃如方 HUYNH, Nhu Phuong

2019 〈來自南方的回音（跋文）〉，收入陳長慶著，李光長等人譯：《陳長慶短篇小說集》（胡志明：文化文藝出版社，2019 年），頁 247-252。

"Reply from the South (Postface)", in Ly Quang Truong et al (translate), *Collection of Chen Changqing's Short Stories* (Ho Chi Minh: Ho Chi Minh City Culture - Literature and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19), pp.247-252.

黎輝蕭 LE, Huy Tieu

2004 〈中國大陸的臺灣文學研究情況〉收入黎輝蕭：《對中國文化、文學的新感受》（河內：河內國家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309-314。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on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Mainland China", in Le Huy Tieu *New thoughts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ture*, (Hanoi: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Hanoi, 2004), pp. 309-314.